

834.7
6

中國文學精華

注音

管異之惲子居文

王益吾選本

(49)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發行

中國文學精華

音注管異之惲子居文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輯注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
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
（澳門路）

總發行處 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注音
管異之文

揭要

異之文簡嚴精邃，能曲當法度。梅伯言視爲畏友，有「自信不如信異之之深，得異之一言，爲數日憂喜」等語。觀此，可以知其文矣。

小傳

先生名同，字異之，江南上元人。道光舉人。從姚鼐游，以文名家，兼工詩。人以爲得蘇黃之朗峻。卒年四十七。著有因寄軒詩文集、七經紀聞、孟子年譜。

注音

惲子居文

揭要

子居文頗近法家言，刻覈深切處，得力於韓非李斯；而其雄辨軼思，上下馳騁，又與蘇明允相驂靳，後人目之爲陽湖派。

小傳

先生名敬，字子居，江蘇陽湖人。乾隆舉人，由咸安宮官學教習，歷任浙江江山、山東平陰、江西新喻、瑞金知縣。以事去官。卒年六十一。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、二集四卷、續編一卷、言事二卷。

管異之文

注音

目次

楚昭王論	一	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	二七
蒯通論	四	跋團勇助軍約記	三〇
范增論二首	七	與某君書	三〇
先墓記略序	一三	黃蛟門傳	三二
孝史序	一五	恩縣四女祠碑	三四
方植之文集序	一七	餓鄉記	三六
讀三傳	二〇	餘霞閣記	三九
讀晏子春秋	二三	祭壇默齋明府文	四〇
書蘇明允辨姦論後	二五		

注音

惲子居文

目次

顧命辨上·····	一	新喻縣文昌宮碑銘·····	二八
顧命辨下·····	五	文昌宮碑陰錄·····	三一
西楚都彭城論·····	七	都昌元將軍廟碑銘·····	三七
南華九老會詩譜序·····	一四	莊經饒墓志銘·····	三八
讀張耳陳餘列傳·····	一五	張皋文墓誌銘·····	三九
讀貨殖列傳·····	一七	姜太孺人墓志銘·····	四三
書三國志後·····	一八	遊翠微峯記一·····	四四
上陳笠帆按察書·····	二〇	遊翠微峯記二·····	四五
先賢仲子廟立石文·····	二五	重建東湖書院記·····	四七

注晉

管異之文

王益吾先生選本

楚昭王論

昭王，名壬，平王子。

楚昭王奔隨，藍尹亹

尾晉

有舟不與，及復國求見，王欲執之，令尹子西請聽其

辭，卒見之而復其位。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，自君子觀之，昭王蓋甚失矣。

今夫臣之於君，豈若常人相與，謂挾私讎修舊恨爲可羞，而以坦然能忘爲

大度哉？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！藍尹之於昭王也，分則君臣，而始也覩其一戰而

敗，遂至斬

讀如

一舟而不與。繼又不知愧恥，而辨言以求復位，以行言則不忠，以

識言則不智，不忠不智，而僥倖以希富貴，雖立殺而肆諸市朝，以爲人臣之戒，天

下孰得議王之褊心，而譏其過甚？而必於復國之初，示含宏之量，則赦其身，於亹

已幸而有取乎其人，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！當是時，王迫甚，其猶得以奔隨

者，恃幸耳。設其徘徊成臼之津，而子胥夫槩之徒，率練甲而戕之，立盡。外無宗族

託於強鄰，內則以班處宮，誅屠已盡。雖有包胥鍾建諸臣，將誰輔以復國？楚之宗祀，其由是斬矣。嗟乎！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，晉文置斬祛而見勃鞞。低音彼其先，分非君臣，彼其恨，亦止於一己。藍尹之罪，賊及其君，幾使先君累世之靈，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，赦而用之，是失政刑也。事有相同而實異者，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？且夫世之小人，其言行反覆變詐，何常之有？彼其初，既目覩其君之窮蹙而不顧，則苟非挾有強辨，亦安敢貿貿然再至其前，授要領而嘗斧鉞？要其言何足問哉！而子西於臺顧請聽其辭，聽其辭。顧曰：『使復其位，以無忘前敗。』何其昧於大體耶？夫苟君臣不忘仇讐，則必明飭政刑以肅紀綱。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？傳曰：『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』使楚之臣民，親見包胥鍾建之徒，以忠獲賞，臺以不忠而復位，必謂忠姦同受其利。設不幸吳師再至，則相率而去，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！其尙可以爲治也興？

考昭王失國，始於囊瓦之不仁，成於強吳之侵侮，非素失德昏亂，以底滅亡。

比及乎復國，其善政又多可紀。然而不能復霸者，意其實罰類是者多耶？彼子西者，不知裁以大義，乃教其君以小道，其暗於事勢固甚矣。卒召白公以致亂也，宜哉！

【楚昭王奔隨六句】隨，國名，今湖北隨縣。左定四年冬，蔡侯、吳子、唐侯伐楚，五戰及郢。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。吳人入楚，昭王出奔，濟於成，曰：「見藍尹，懼載其幣。」王曰：「載予。」對曰：「自先王莫除其國，當君之世而亡之，君之過也。」遂去王。王歸，又求見王，王使謂之曰：「成曰之役，而棄不數，今而敢來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昔囊瓦爲長，舊怨以敗於柏舉，故君及此。今又效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子西曰：「使復其位，以無忘前敗。」王乃見之。【斬】吝也。【肆諸市朝】肆，陳尸也。【論語】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【子胥】吳將伍員也。復楚殺父兄之讎，而爲吳謀主以伐楚。【夫既】吳王闔廬弟。【練甲】精兵也。【以班處宮】左定四年庚辰，吳入郢，以班處宮。注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。【包胥】左定四年初，伍員與申包胥友，其亡也，謂申包胥曰：「我必復楚國。」申包胥曰：「勉之，子能復之，我必能興之。」及昭王在隨，申包胥如秦乞師，立依於庭牆而哭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，七日，秦哀公爲之賦無衣，秦師乃出。又五年，昭王復國，賞包胥，包胥曰：「我爲國也，非爲身也。」遂逃賞。【鍾建】左定四年，楚子入於雲中，盜攻之，以戈擊王，王孫由于以背受之，中肩。王奔鄢，鍾建負季華以從。由于徐蘇而從。又五年，王將嫁季華，季華辭曰：「所以爲女子，遠丈夫也。」鍾建負我矣，以妻鍾建。【齊桓句】史記齊世家：高國先陰召小白於魯，魯聞無知死，亦發兵送公子糾，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，射中小，小白帶鉤。小白佯死，管仲使人馳報魯，送糾者行益遲。六日至齊，則小白已入，高傒立之，是爲桓公。左傳二十四年，齊桓公置射

鈞而使管仲相。【晉文句】袿，衣袂也。國語初，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。文公踰垣，勃鞞斬其袿。及入，勃鞞求見。於是呂甥冀

芮謀作亂，將焚公宮，而殺之。勃鞞知之，故求見公。【賀賀然】賀賀，目不明也。禮檀弓賀賀然來。【要領】領，頸也。後漢書

嚴光傳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【刑罰不中二句】見論語。【囊瓦】楚令尹子常也。左傳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

以如楚，獻一佩一裘於昭王。昭王服之，以享蔡侯。蔡侯亦服其一。子常欲之，弗與。三年止之。唐成公如楚，有兩肅爽馬。子常欲之，弗與。亦

三年止之。唐人或相與謀，請代先從者，許之。飲先從者酒，醉之，竊馬而獻之子常。子常歸唐侯。蔡人聞之，固請而獻佩於子常。蔡侯歸，及

漢，執玉而沈曰：「余所有濟漢而南者，有若大川。」又四年冬，蔡侯吳子唐侯伐楚，舍舟於淮汭，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：「

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，先伐之，其卒必奔。而後大師繼之，必克。以其屬五千，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，楚師亂，吳師大敗之。子常奔

鄆。【底】至也。書五子之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【白公】名勝，楚平王孫，太子建子。太子建死於鄆，勝在吳。子西召之，使處吳

竟，爲白公。吳人伐慎，白公敗之。請以戰備獻，許之，遂作亂。殺子西，期於朝，而劫惠王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。

蒯通論

通，涿郡人，本名徹，以避武帝諱，故史漢作通。

使韓信聽蒯通之計，漢之爲漢，誠未可知；雖然，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，果

何爲也？夫秦自陳涉以來，俊雄豪傑，魚鱗雜襲，標音至而雲起。戰鬪所傷，寡人之

妻，孤人之子，屠戮人之父母；民被其毒，甚於始皇二世；數年之間，併而歸於劉、項。

劉、項兩雄，亟戰乎滎陽。京索閒，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餉，使天下之民，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骨於中野者，不可勝數。其爲禍也，通又自言之矣。當是時，天下一日不平，則百姓一日被其毒。毒之去也，待乎劉、項雌雄之決。爲蒯生者，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，使四海之內，晏然無復戰鬪之危，而民安其所，則所稱天下士矣。知信之能安天下，而教之以亂，聽其計，成與敗未可知，而於意究何所取乎？兩虎鬪中原，傷人無算，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。彼蒯生者，抑何其不仁也？

或曰：『生非爲天下者也，其意專於愛信而已。』君子曰：『蒯生豈愛信？吾觀其意，大抵自爲焉已耳！』何以言之？當酈歷音生伏軾說齊，掉三寸舌，遂下七十餘城，而通復說信以擊之。破已服之國，不可謂仁；奪已成之功，不可謂智。內以喪其謀臣，外以勞其軍旅，漢之疑信，自是始矣。使通誠愛信，不宜出此。蓋自戰國秦項以來，縱宗音橫橫音捭捭音闔闔音之徒，無恆產而無恆心，乘天下之有事，說人主出金玉錦繡，以取卿相之尊。彼其人，皆利天下之危，而不利其安；利天下之分，而不利其合。

也。蒯生承戰國之風，見天下之將一，自度委質讀如事漢，不過與陸賈、隨何、酈生、平原君等，故樂天下之瓜分，已得藉以爲資，而坐收其利。其始說信以擊齊，是將敗之於漢也。既而不成，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，必使其反而後已。其陰險叵測，蓋雖高帝爲其所欺，而況其下焉者與？

嗟乎！世所貴乎謀士者，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。高帝雖雄心猜忌，蕭相國用召平、鮑生之計，卒免其疑而脫於禍。使通誠愛信，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。說之以三分，不聽而遂無復計。是使世之爲人謀者，必使臣子叛其君父，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。彼蒯生者，抑何其不義也！

【蒯通之計】齊人蒯通，說韓信曰：「當今兩主之命，縣於足下。足下爲漢，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。誠能聽臣之計，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。蓋聞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。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」語見史記淮陰侯傳。

【颶】暴風也。

【滎陽京索閒】古

滎陽城，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。漢二年，漢王敗楚軍於滎陽東。既而項王圍滎陽，拔之。三年，漢軍圍鍾離，昧於滎陽。索水源出嵩渚山，北流入京水。京水亦出嵩渚山，經今鄆縣西南十五里，東北入鄆水。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，有故京城，即春秋鄆太叔段封邑。故京城西有大索城，大索城東北有小索城。見讀史方輿紀要。

【酈生四句】

酈生，酈食其也。軾，車前橫木。掉，搖也。漢王拜韓信爲相國，使擊齊。

信引兵東，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，欲止，蒯通說信曰：「酈生一士，伏軾掉三寸之舌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將數萬衆，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，爲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？」信遂渡河。齊已聽酈生，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，信因襲齊歷下軍。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，烹之。見淮陰侯傳。按食其音異基。

【縱橫掉闔】南北曰縱，東西曰橫。合縱謂六國以拒秦，連橫謂六國以事秦。掉闔，猶開合，因時因事以制其宜也。（鬼谷子掉闔篇）掉闔者，以變動陰陽，四時開閉，以化萬物。

【無恆產】（孟子）民之爲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

【委質】（左傳二十三年）策名委質。

【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】四人皆漢初辯士。陸賈嘗爲高祖使南越，令趙佗稱臣奉漢約。隨何在漢爲謁者，黥布與楚有隙，何往說之，畔楚歸漢。酈食其以說下陳留功，封廣野君。後又爲漢說齊王田廣，下齊七十餘城。平原君朱建者，辟陽侯毒食其客也。辟陽侯下獄，建爲行說於藉孺出之。見（史記高祖本紀）酈食其陸賈朱建傳。

【危言慄辭】蒯生曰：「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蓋天下者不賞。今足下歸楚，楚人不信；歸漢，漢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歸乎？」

【叵測】不可測度也。

【蕭相國二句】（史記蕭相國世家）

漢十一年，上聞淮陰侯誅，使使拜何爲相國，益封五千戶，令卒五

百人，一都尉爲相國衛。諸君皆賀，召平獨叩頭。謂相國曰：「禍自此始矣！上暴露於外，而君守於中，非被矢石之事，而益君封，置衛者，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，疑君心矣。夫置衛衛君，非以寵君也。願君讓封勿受，悉以家私佐軍。」相國從之，高帝大喜。又漢三年，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，上數使使勞苦丞相。鮑生謂丞相曰：「王暴衣露蓋，數使使勞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爲君計，莫若請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，悉詣軍所，上必益信君。」

范增論上

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，而謂：『增之去當於其時。』是不然。范增者，項氏之私人，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！其始說梁立義帝，其視帝也，猶奇貨也。及其事羽，而事且垂成，其視帝也，猶贅疣也。增且不樂有帝，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？雖然，增爲項氏私人，而其說梁以立帝，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。

昔者六國之君，徒務富強，而不行仁政。考其所爲，率皆殃民之事。故一旦始皇者出，執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如以猛虎逐羣羊。而六國之民，始則倒戈，繼不聞彎弓而報怨；何者？其君暴虐，無以深結於民也。六國之亡，楚爲無罪。自懷王入關，不返，楚人憐之。憐之者，特以憤秦之欺，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，聽子蘭之佞說，輕其身以投虎口也。非有故主之思，遺民之痛，而增之勸立其後，何哉？且夫楚固列國，非天下之共主。項氏之意，欲亡秦而取其天下。則立楚之後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，鼓其遺民之痛。而所謂燕、齊、韓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邦者，於楚何憐？夫豈可得而悉動耶？增之爲謀，於是乎悖矣！然則梁從其計，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，其故何與？

曰：『此非爲從增計也。』天之亡秦，無智愚皆知之。陳涉吳廣之起也，詐稱扶蘇與項燕。燕固楚將，而扶蘇始皇子。欲亡秦而借名其子，夫豈民所樂從者；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，揭竿一呼，天下雲合響應，贏糧而景影從，遂並起而亡秦族。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，欲爲變則從之，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！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，其名甚正。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，而使天下得以藉口。項氏之用人如此，吾固知其非漢敵也。而蘇氏之論，則愈疏矣。

【蘇子瞻二句】蘇軾有范增論，見本集。（史記項羽本紀）章邯已破項梁軍，乃渡河擊趙。懷王召宋義，置以爲上將軍。項羽爲魯公，爲次將，范增爲末將，救趙。諸別將皆屬宋義，號爲卿子冠軍。行至安陽，留四十六日不進，乃遣其子宋襄相齊，身送之至無鹽，飲酒高會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凍餓。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卽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「宋義與齊謀反楚，楚王陰令羽誅之。」當是時，諸將皆懼伏，莫敢枝梧，乃相與共立羽爲上將軍。（又）漢之元年四月，項王出之國，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，趣義帝行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。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。【說梁立義帝】（項羽本紀）范增說項梁曰：「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。自懷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憐之至今。今君起江東，楚纔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於是項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，立以爲楚懷王。【奇貨】（史記呂不韋傳）此奇貨可居。（按）指秦太子。【贅疣】皮膚上贅生之結肉，以喻事物之無用者。（莊子）彼以生爲

附贅縣疣。【執敲扑以鞭笞天下】見（賈誼過秦論）【倒戈】（書武成）前徒倒戈。【六國之亡四句】關謂武關，在

今陝西商縣東。（史記屈原傳）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，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

王行，奈何絕秦歡？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，亡走趙，趙不納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。【虎口】

（莊子）料虎頭，編虎須，幾不免虎口哉！【陳勝吳廣二句】（史記陳涉世家）二世元年七月，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，屯大澤

鄉。陳勝吳廣皆次當行，爲屯長。會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。失期，法皆斬。陳勝曰：「天下苦秦久矣。吾聞二世少子也，不當立，當立者乃

公子扶蘇。今或聞無罪，二世殺之，百姓未知其死也。項燕爲楚將，數有功，愛士卒，或以爲死，或以爲亡。今誠以吾衆，詐自稱公子扶蘇項

燕，爲天下唱，宜多應者。」【贏】擗也。

范增論下

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，賴張良發難而止。增之勸梁立帝也，其爲失有以異乎？曰：『奚其異？取天下而借實於人，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。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，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。英傑之主，崛起草萊，唾手而成帝業，則亦安用是哉！』

然而由今論之，則酈生說猶可行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。何也？天下之事，實重

而名輕。然吾以爲借之以實，實有時而可收。假之以名，名遂無時而可廢。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，其究歸於失實而已。事敗而急圖之，不負惡名於天下。爲漢王者，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，而制之有道，胡爲不可行！若夫共主之名，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。昔者周室旣衰，齊桓晉文之徒，假勤王而成霸業，浸淫至於戰國，共主益微。秦人負虎狼之心，終以劫天子爲惡名，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。當其時，梁趙欲歸秦以帝，而魯仲連者，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。旣爲言之，而梁人遂止。夫周之王與秦之帝，固皆所謂名焉者矣。觀其事與魯仲連之說，則共主之重，蓋可知矣。項氏之起，非有尺寸，乘勢崛起隴畝之中，足亡秦而號令天下。旣立義帝，則遣將惟其人，立約必從其意，事須報命而後行，惟順與忠斯可。一搖手舉足，天下且羣起攻之。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，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？故吾謂：『爲范增者，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，則是謀無害。如其不然，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，增與項氏，甘共當之，而不知其非善計也。秦非桓文之時，楚無周室之重，